



第五章

第一次见到她

到虢镇了，看见了火车站，站前有一排由摊贩构成的小街，但没有见到「镇」。我猜想这怪名字一虢，我特别查了字典，注音为ㄍㄨㄛˊ，但陝西人却念「归」音，一定跟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有关。

资治通鉴写杨贵妃之死出奇地简略，只有「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。」十四个字，这给了后人许多想象空间，甚至日本人说被日本僧人救到了日本。唯，之前以及之后对虢国夫人等的描述反而用字较多，之前，杨国忠、韩国夫人、秦国夫人遭乱军杀害；之后，杨国忠妻、子和虢国夫人向西边继续逃跑，到了陈仓被县令捉起来正式伏法。陈仓就是楚汉相争时张良计「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」的陈仓，乃秦岭的一个曲折狭窄的南北通道，虢镇就在附近。

上一次坐火车是民国二十六年，由石家庄上车，经平汉铁路到郑州住一夜，次日搭陇海铁路西行到西安。由西安到凤翔是坐我舅舅开的陕西省银行的大汽车，事隔四年又搭乘火车了。四年中我似乎成熟多了，开始了解父亲的辛劳，他尽出全力供我读书的苦心。

我们上了火车，一排三个座位，我爸爸靠窗，我坐中间，我妈抱着妹妹坐沿走道，妹妹那年四岁。为什么要把火车的座位说的这么清整呢？又不是坐飞机，这很重要，因为她就坐在对面一排的靠窗位置

上。

在听我和她见面的故事之前请允许我先说一个别人的故事，也都是真人真事。是抗战时期，很可能跟我的故事发生于同年，亦即民国三十年，地点是四川省乡村，主角是一位四川省某县籍的空军飞行员，注意，当时开汽车的已经十分了得，开飞机的那还得了。有一天飞行员休假，穿着很配合他们家乡风味的衣服，回家看父、母亲还有祖母，回来的时候带着祖母给他的芝麻杆麦芽糖和其它一些家乡食品，没想到半路上被抓了壮丁。

什么叫「抓壮丁」？这还用解释吗？此事唐朝就有，杜甫诗：「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……」即述那个时代抓壮丁的事，不同的是，石壕村被抓走的是老妇，抓去给军人煮饭的，因为老夫一听到敲门声就越墙而逃了。开放大陆探亲以后的第一部探亲电影，主角孙越就是被抓壮丁来台湾当军人的。

也有一个故事，也许真是故事，说探亲以后有一位老兵回去探亲，知道他母亲已经过世，乃带着半瓶的醋，经台湾、香港、青岛机场海关，关员问瓶子里是什么，说飞机上不可以带汽油的。老兵什么也不回答，只把玻璃瓶上的软木塞拔掉，给关员闻闻看，对方问：「是醋吗？」老兵回答是，其余问题一概拒不回答。

老兵终于在阔别四十年后，跪在母亲坟前了，他没有准备什么祭

品，只把那半瓶醋放在母亲坟墓前面，说：「不孝儿—妈，我回来了。那天您让我到村中杂货店打醋，这一去就是四十年，想必您在心里骂过我、贪玩，当天晚上您就发愁了，对不？妈。儿不敢想，这四十年您是怎么熬过去的，妈，儿也是牵肠挂肚想着您啊，醋买来了，这瓶子我也留着…」

现在明白什么叫抓壮丁了吧。那，为什么要抓壮丁呢？这绝对不是蒋委员长下的命令，也不是没有征兵或募兵的制度，纯粹是军队的权宜之计，乃各级长官不得以的应变措施。那时候，军中吃「空缺」的现象几乎无军无之，假定「连」的编制是一百二十名士兵，实际上顶多只有一百人，花名册上的一百二十人是为了按月领取粮饷及其它补给等，请注意「其它补给等」不包括枪枝弹药，似乎上面也知道不会满额的，何况原本枪枝弹药就很缺乏，最多只给一百份枪弹，粮饷倒是给足了。看对日抗战八年的战史，你会发现有些战役，史家特别指出参与此次战役的 XX 师是编制足武器全，训练良的部队，明明意在言外地指，其它有编制不足、武器不全、训练不够的情形存在。一个「连」吃二十个空缺，好处不是连长一个人独吞，上面的营、团、旅、师、军长等都有分，应该是越上面的分的越多。

可，总有事与愿违的时候，若有不上道的「视察」之类的长官要按花名册一一清点怎么办？就听说驻后方某县城的部队遇上了这事，

为了应付清点，当地最高部队长和学校联络，把在校的高年级学生找来，给他们穿上破军服，每人给一个名字，排队站好应点，等上面走了，脱下军服，每人发两个馒头回家了事。

麻烦的是，在大陆撤退以前，国民党军人还有派系之分，若是调派或整编，成了不同派系所属，且吃空缺的额度又高于一般「公定标准」？或要开拔前线，抓壮丁就在所难免了。

实际上，最常见的抓壮丁，大部分发生在开拔之前，开拔战场之前是逃兵最多的时候，也最需要人手。平常日子，吃军粮、拿军饷，出出操，晚上免费看看白戏，倒也无事，一旦开赴前线，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，稍稍有点智慧的人都会想到一个保命的方法，逃呀。军人永远都是政客的工具，唐朝如此、美国也如此，以二十世纪后五十年来说，美国军人打过日本人、德国人、韩国人、越南人、伊拉克人等，就有美国总统竞争者被对手称为越战逃兵，我倒觉得做逃兵才是头脑清醒的人。那些躺在棺材里为登陆琉璜岛送命的美国年轻人，或烧成骨灰的日本神风自杀队飞行员，若是看到如今美国和日本的亲密战友状，即使是复活了，也一定会被气得再死一次。

回到我所说的故事，我说的四川省籍飞行员，就是于上述不知什么情况下被抓壮丁了，他干嘛不说清楚呢？他的满口四川乡音，说自己是飞行员，对方信吗？他干嘛不拿证件出来？这点我可以代那位倒

霉的四川飞行员回答。当时全国人民都没有身分证，至于军人，我是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一日毕业，毕业后即是准尉军官。可是军方没有发给我们军服，我们是每个人分别到成都市的布店剪自己喜欢的卡其布料，各自选裁缝量制军服，军帽是各自在街上买的，因此我们那一期毕业了超过一百人，军服式样、颜色、军帽，更别提脚下的穿著了，便有一百多种式样，这，也算军人吗？当然算，还算是空军军官呢！而且这已是抗战三年后的事。证件？对呀，我们毕业了，得搭乘空军C-47或C-46型飞机，到分发地点报到，坐飞机总得有个证件或机票之类的吧？因此，我们也是奉命各自到成都街上买了一本叫做「军人手牒」比手掌犹小一点的薄册，上面印有青年守则、导言和军人读训等，以前全部可以背诵，如今早忘光了。大家把手牒集中，到学校的文书室盖学校的大印，和班主任私章就行了，其规模还比不上当年鲁智深在五台山出家时领到的「度牒」。军人手牒用不着天天带在身上，我以军人身份在大陆待过北京、南京、广州等城市，从未见到有人索看我的手牒。

所以，那位四川飞行员很可能没有，也可能未带任何证件，人家抓他壮丁，叫他如何解释。

后来呢？你问。后来可以编成很精彩的故事，甚至可以编成荒谬喜剧，说不定早有人编过了。所以，接着还是回归到自己第一次看见

她的过程吧。

我们已经上了火车很久，车子仍未启动。那时代，火车误点了才算正常，军方征用车皮，日本飞机轰炸，都是理由。慢慢我注意到和我们所乘火车并列的，还有另一列火车，我爸爸称那为「闷子车」，车皮是铁壳，有大铁门，门的两旁各有一个小方格窗户，车内的人得站直身子才能看到车外。我们对面那一列车中显然装满了人，因为小方格窗口挤满了人头，都是男人。

我问爸爸：「对面火车上挤着些什么人？」

「怕是一」爸爸声音压低说：「壮丁吧。」

「壮丁？什么是壮丁？」

「就是要打仗的，」爸爸伸出头向车外看看，「他们往东开，经过西安过潼关，就到前线了。他们要吃饭了。」

「怎么吃法？」我也急忙探身往窗外，看见两个人抬着一大篓馒头，另一个穿制服、戴军帽的军人端着步枪。那辆「闷子车」显然只能从车皮外开门，抬馒头的两个人用了很大力气才把铁门向两旁拉开，里面果然竖着满满的全是人。馒头上面的盖布掀开，车下的军人大声命令着：「一个传一个，先传到里面去，每人一个不准多拿，有数的。」

就在这时一个竖在车内靠门的年轻人，突然跳下车来，军人大喊：

「上去！不准乱动！」那位年轻人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好像下定了决心，快步向西边逃去。接着的事发生太快，我也记忆模糊，只听到「啪」的一声，声音并不很大，还不如我们车厢里以及我爸爸的惊叹声，立即我的双眼被我爸爸的大手掌遮住了。我妈问：「怎么了？」我爸爸回答：「枪法好准，刚好打在后脑杓上。」我妈又问：「死了吗？」我爸爸说：「那还用问。」

我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，甚至时间和空间都停滞了，只有车厢内杂乱声音，是嗡嗡声，不是什么分辨得出来的声音。我甚至忘了我置身何处、何时，又过了多久。

爸爸的大手掌挪开，火车已经移动了，我急忙再探身向车窗外看，外面，已经没有那列装载新兵的车了。景物移动由慢变快，我也慢慢坐回并由窗外转回头。不错！就在对面窗户旁边的座位上看见了她，看见了她的眼睛，看见了她的眼泪！

像这样的记忆，一个人的一生中不会出现多少次，祇是对我而言，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。这，很难用文字形容出来，这不是一般地语言可以表达，也不是一段音乐旋律或舞蹈动作，甚至也不是影像的蒙太奇。那么是什么呢？有点像天文书籍的第一章，宇宙开始时的「大霹雳」，也有点像中国神话中的混沌初开，混沌原本无眼、无耳、无鼻、无口，需要等一个外力帮助，才终于打开。其实北京人早就有句

俗话说：「总算是开了窍了。」一点都不错，此后，我就开窍了。

开窍以后的第一个想法，那人，为什么要逃？

他是否有不得已的苦衷？

他是新婚吗？

他想他的妈妈吗？

他妈知不知道他要去上战场了？

比较之下，台湾那位终于能够提着半瓶醋到母亲坟前祭拜的人何其幸运。我对自己说，将来我誓死也不当军人，相反地，我要和军人开战，包括杀人放火的日本军人，也包括看戏坐车不给钱，用手枪逼得火车站长尿裤子，没有公平正义随便踢人打人，和一枪便把完全无罪的逃兵打死的中国军人。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礼义廉耻，应该有公平正义呀！

如同看到自己的灵魂，我又抬头看她一下，她依旧流泪，也不擦拭，两眼的泪像两条帘子，垂在她的前面。似乎，她隔着泪珠的帘子也看见了我。然而，后来怎样我又不复记忆了。

我和她的那次见面，和贾宝玉第一次开窍完全不同，贾宝玉是梦游太虚幻境。我的，不是梦也不是幻，确是真正发生过的事，尽管已经被岁月尘沙掩盖很久，但犹光亮闪烁，闷子车的小方格窗口挤满的人头，铁门拉开，里面直直地竖满的人，那年轻人跳下车，枪声，我

的双眼被巨掌遮住.....

还有她，她的眼睛，她的眼泪，以及她心里想的.....